

(台湾)朱秀娟 著

晚霜



人民文学出版社

I 258.4
326-c1

晚 霜

(台湾) 朱秀娟 著



农干院 B0010493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箱/朱秀娟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8

ISBN 7-02-002337-1

I.晚… II.朱…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6)第12957号

特邀编辑:李 晓 达

责任编辑:曹 晖 彭沁阳

美术编辑:柳 成 荫

封面设计:李 野 夫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160千字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7.125 插页2

1996年8月北京第1版

199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100

定价11.00元

为了庆祝结婚周年，袁太太雪莉，着实费了心思。本来结婚十周年算不了什么，既不是金婚也不是银婚，但是想一想纽约一个地方就有一两千中国女留学生嫁不出去，想想近来纽约台北两地听不完的离婚故事，雪莉就觉得她和袁没这十周年的结婚纪念日非得好好庆祝一番不可。

尤其，雪莉的婚结得艰辛无比，而维持这不算长的十年也费尽了心机。基于种种因素更应当扩大庆祝！雪莉心满意足地坐在厨房里，临后窗的餐桌上放着杯咖啡，一张纸一支原子笔，她口角噙着微微笑意，脑子里跑马灯似的全是些人与事，两眼凝看着小小后院中她亲手种植的蔬菜，好像与桌上的纸笔丝毫没有关系。事实上，她原是计划拟好客人名单的。照袁浚的意思平时走得近的先请，再有空额，请些志趣相投交往不深的新朋友。雪莉可不这样想，她要在这份名单里动动脑筋。那些客人不但是来庆祝的，还得羡慕，还得嫉妒！她现在就能想到那些人的嘴脸，强欢佯笑，气在心头。这才值回票价！

铃！

电话铃声打断雪莉的冥想，她满心欢愉地拿起听筒。

“哪一位？”

“是我！”

“佳慧呀！”雪莉笑出声来，佳慧一定得放在名单上，结婚

五六年了，就是不生孩子：“我正要打电话给你。请你夫妇吃饭。”

“好呀！什么时候？”佳慧兴致也很好。

“下个周末。”雪莉奇怪着佳慧的语调，好像很高兴似的：“你们可别约出去。”

“哪来那么多约会呀！”佳慧说：“下个周末我们一定来，我正要告诉你，过了下个周末，星期五我们就要回台湾去一年了。”

“去一年？”

“大中去台大做客座教授，想想看一年哩！”

“这里的工作怎么办？”雪莉明知人家早已安排好了的：“辞职啦？”

“大中刚好完成一个实验，公司答应他留职停薪，真是想不到的顺利，本来大中想如公司不答应就干脆辞职，多少人等这客座教授的位置都等不上。”

“一年！”雪莉哼了一声：“当心你的老头吧！八成会被台北那些女孩子拐跑。”

“你不是说他老头子了吗？”佳慧笑了。

“五十出头算老也算不老，那些女孩子想出国想疯了，管他老的丑的还不全要。”

“不会吧！”佳慧说：“好像现在的女孩子已不像我们以前那么出国热了。”

“你是不知道，我可警告你啦！”雪莉撇着嘴，李大中那个德性除了佳慧大概真没有人要。

“那真谢谢你。”佳慧说：“大中去客座一年，其实也是为我。”

“为你？”雪莉笑得连马路上都听得到：“找个人替你生孩

子?”

“我想领养个孩子。”佳慧说得推心置腹：“我们两个实在太寂寞，每天大眼瞪小眼，一句话也没得说的。”

“领养?!”雪莉这下可有了让她高兴不起的话题：“领养!省省事吧!现在的年轻人!多可怕，等你领养的孩子长大了还不知是个什么世界呢!辛辛苦苦带大个豺狼虎豹!自己生的是没法子。”

“我都想过了，”佳慧说：“还不一定抱得到呢!”

“你们说走就那么快呀!”雪莉突然有些不舍。纽约虽大，真正能谈谈的人到底太少。

“我们简单哪，捆个行李就动身啦。”

“房子呢?”雪莉问，佳慧他们的房子可是自己……

“就让它空着，大中不放心租出去，花了好多钱的。”

“好哇，哪天给你们送送行呀?”雪莉明知没有时间了，许李家根本没指望朋友给他们送行这回事。

“这里的人常常回去，也没什么值得请来请去的，又不是回去长住。”佳慧说：“下个周末到你们家大家聚聚就行啦!我只是告诉你，我太高兴啦，大中一打回来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我立刻就转告你。”

“当然啦!”雪莉说：“告诉我晚了我不气死。”

佳慧笑得咯咯的：“我就知道你，所以我第一个先告诉你，免得你听别人说了又来骂我。”

“好，真的够朋友，下个周末别忘了。”雪莉一点也笑不出。

“怎么会忘。”佳慧说：“我们还得再通电话呢。”

“好，再通电话。”

雪莉一挂上电话，整个人倒僵了一半，她原把佳慧看死了

的，她可总是一次次地复活了。她刚认识佳慧的时候，佳慧还属于那群老处女的一员，三十好几了长得又不怎么样，在雪莉眼中她是永远嫁不出去了，这本来也不是什么特殊的事，像佳慧这样的人多的是，只是有一次佳慧竟傻不哩叽地向她诉苦，说她已不奢望什么轰轰烈烈的恋爱了，她只想找个男人结婚成家，过过家庭生活。她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多半是雪莉认为她傻得可怜，而又估定她连那一点不算奢望的奢望也做梦都别想，想不到的是佳慧居然嫁了个博士，虽然又老又丑但总是个男的，而又是个博士。现在佳慧居然又有好消息告诉她了！

佳慧的消息打碎了雪莉午后的宁静，破坏了她脑海中的美妙画面，她后悔请了佳慧夫妇，佳慧那个人向来不识相，绝绝对对会在雪莉的结婚周年纪念日的庆祝会上大谈大中即将回台湾教书一年这回事，那真会让大家眼红得要死呢！那么，她这庆祝会不等于是为佳慧开的？

雪莉气得把请客这回事放在一边，很想到超级市场去转转，再一看时间，两个小的就要放学回来了，她只好打消出去走走的念头，替自己再冲了杯咖啡，把早上洗好的一大堆衣服一件件折叠起来，整个屋子突然间寂静得吓人，只有墙壁钟的滴答声和手边衣服的窸窣声。在曼哈顿住了五六年，已习惯了百老汇大街的车声嘈杂人声沸腾，皇后区的这一带，当初看中的是它的安静，现在常常足以使她发狂的也是它的安静，不到上下班时间，街上不见人影，偶尔一两辆车子经过也好像带动不了那沉寂的空气。这里倒真像她念书时的小城，她对小城简直已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她是出来求知识的，扩大生活的领域的，不是来养老的，那种安宁，那种寂静足以毁了一个人的雄心壮志，所以她一毕业就到了纽约。当时大家都反对

她到纽约，纽约有两个字可形容——“危险”，一个年轻女孩子怎么有胆量到那个地方去谋生呢。

“危险？”雪莉回人家：“治安最好的地方是台湾。”

这就堵住了一些人的多嘴多舌，当然他们还有其他的理由反驳她，只是她不要听也不想辩了，人各有志对不？纽约确实适合她，她在这里碰到袁浚，她结了婚，生了两个男孩。她搬离曼哈顿时确实伤了会子心，但是她到底已过了冲刺的年龄，逐渐安定了下来，对皇后区的这份安宁倒很欣赏，唯有今天……这份安宁给了她份寂寞而被弃的感觉。被台湾遗弃，被所有的中国人遗弃！就是因为佳慧要回去一年吗？事实上雪莉已有……自从她出来后，她没有回去过！突然的，一阵乡思紧紧地攫住了她，她立刻丢下了手边的衣服，站起身来，走到大门口去。这是她的经验，每当她触及乡思乡愁时，她得赶紧找些别的事做做，否则她会恍恍惚惚起来，恍惚已身在台北了。

出了大门，走两步坐在台阶上，这是个宽敞整洁的街道，两旁是一溜条两层楼住家房子，每栋房子门前一式有条甬道，甬道两旁是小小的花圃，整条街没有一棵大树，一道深秋下午的阳光暖暖地照在雪莉的身上，使雪莉霎时冷漠的心情渐渐恢复了正常。她经常这样等着孩子们回来，在他们的嬉笑声中预备晚餐，总之她一个人呆在屋子里数钟声的滴答，体味着这方圆之内只有她一个中国人，会使她神经紧张，而容易被思乡的梦魇所控制。

街上逐渐有了车子的来往，雪莉知道这是家长们去接放学的孩子回家，袁强袁豪的学校只离此两条街，两个孩子很小就学会自己走路回来。果然街头出现了两个小小的身影，一高一矮两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小孩，手牵着手而来。

“袁强袁豪!”雪莉站起身来叫着。

“妈咪!”

牵着的手散开了,两人争先恐后地奔向母亲的怀抱。

“别摔着!”雪莉又蹲了下去,张着两手。

袁强跑了一半停了下来,去逗弄一个游荡在外的野猫,只有袁豪跑到妈妈怀里,亲着母亲的面颊。

“袁强!”雪莉叫着:“当心它咬你。”

“一只小猫罢了!”袁强说着英文。

“袁强,我跟你说过多少次,回家说国语,你怎么老没记性。”雪莉像赶小鸭子似的把两个孩子往家里赶。

“好的,妈咪!我会的。”袁强把手中的皮球对着大门甩过去。

“你这孩子!”雪莉打了他一下肩膀。

袁强毫不在乎,一冲到客厅立刻滚到地毯上扭开电视,对身边的事再也不闻不问。

“妈咪!”袁豪说:“我们明天不上学,永远也不上学了。”

“胡说!”雪莉笑骂着,拧了下他的小脸颊。

“是真的!”袁豪跟到厨房里:“老师说他们在罢课,叫我们都不要上学。”

雪莉怀疑她没听懂袁豪那一半中文一半英文的会话,她走到客厅问那大了一岁的长子:“袁强,”她直着嗓子:“把电视开小声点,我有话问你。”

“什么事?”袁强扭小了电视,面向上躺在地毯上。

“明天为什么不上学?”

“哦!”袁强兴奋地站了起来:“老师叫我们支持他们要校长加薪水。”

“支持他们?”雪莉简直不相信她的耳朵。

“他们明天要拿着‘罢课’的牌子在学校门口走来走去。”袁强举着一只手走来走去地示范着：“我们学生就统统不去上课，校长怕了，一定会加他们薪水。”

“我的天！”雪莉吃惊不小，纽约市真是什么人都可以罢工，前些年闹过警察罢工，使大家谈论了好久，现在老师也罢工了，还叫学生支持他们，大众又该谈论教育的潜移默化了。雪莉即刻又返身到厨房，打了个电话给袁强同学的母亲，那个美国太太在开家长会时和雪莉交换了电话号码，孩子们也常“睡在同学家”，彼此在对方家里住过。但是人家一听雪莉的话，一点也没什么表示，只说：

“我们当然支持老师，不过我希望他们快去学校，在家吵死了！”

“但是这教育……”

“人总是要生活要吃饭的。雪莉！”

雪莉无法想得那么开，她一边准备晚餐，一边细细回忆着自己小时候是多么尊敬师长，离台以前，她去辞行拜访的是她中学老师。而活生生在她记忆中的小学老师更不计其数，而现在……她真是糊涂了！

当袁浚下班一回到家里，走进菜香扑鼻的厨房里，雪莉见他的第一句话就是：

“袁强他们学校明天老师‘罢课’！”

“我听无线电说了，好像很多学校，不只是袁强他们的。”袁浚就着水龙头洗了洗手。

“你好像漠不关心。”雪莉又向客厅叫着：“关上电视吃饭了！”

“怎么关心？”袁浚坐在餐桌旁，看着雪莉发愣。

“我怀疑这样教育制度教出来的小孩会……”

“不用怀疑，只要接受。”袁浚伸了懒腰预备努力加餐。

“跟你真没得谈的！”雪莉憋了一肚子不高兴，随着这句话发泄了不少。

“先吃饭好不？我中午只吃了一个热狗，有话饭后谈。”袁浚半举着两手表示投降。

雪莉笑了，袁浚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举止之间仍然生气蓬勃，潇潇洒洒！如果不是来了美国，雪莉要嫁他，只怕很难。

但是晚饭以后，袁浚拿了几份中英文报纸躲到他的卧房里去了，把客厅和厨房让给雪莉和两个孩子。

“喂！别看报呀！不是讲好饭后谈话的吗？”雪莉拉下他的报纸，坐在床头对着他。

“教育的问题我没资格谈。”袁浚说。

“随便谈谈，又不是要你怎么样，紧张什么？”

“随便谈谈可以，换个话题。”

“李大中和佳慧要回国客座一年！”

袁浚有点变色，他随即点了点头：“他有资格！”

“这下把佳慧神死了！大中的公司还给他停薪留职，她已计划回去抱养个孩子了。”雪莉有点撇嘴。

“很好呀！”

“我真不该请他们来庆祝我们的十周年结婚纪念，到时佳慧那大嘴巴还不是嚷嚷得厉害。”

“那有什么关系，不请佳慧他们绝不可能的，你们平时天天通电话，没事中国城见！”

“那这次请客不是等于替他们请了！”

“也可以不请客，结婚时都没大事铺张，现在是老夫妻了……”

“就因为结婚时没铺张、没请客，我才想补偿一下，客是一定要请的。”

“你看着办吧！”袁浚又拿起报纸。

雪莉被冷落得僵坐着：今天什么都不对劲！

好朋友！

儿子！

丈夫！

2

袁浚向站在门口送他上班的雪莉摆摆手，一转身上车，他就已把雪莉忘记到脑后去了。和雪莉结婚十年了，孩子也生了两个，可是他对她的感情始终无法炽热起来。车子转弯时，他偏了偏头，雪莉还在门口站着，他又象征似的摆摆手，雪莉做了个飞吻的姿势回报着。

车子一转上大街，袁浚的精神就来了，他以尽快的速度把车子停进停车场，匆匆忙忙赶到地下道车站，他看了看表时间还早，她不会那么早来，等这班车过去了，下班车没来之前，她才会飘然出现，那么他只要看她一眼，他这一天的精神就有了寄托，工作的情绪才能集中。

地下车在高架铁轨上风驰电掣地来又轰轰隆隆地去，霎时间月台上只剩下他一个人，两眼专注地盯着她经常出现的入口处，盼望着看她一眼，也祈望着她能看他一眼。像每次一样，当他的眼睛睁得发酸时，她出现了，袁浚贪心地看了她一眼，立刻就掉转视线躲藏起自己。这并不表示他就不再注意她，就是再加九牛二虎的力量在他身上他都做不到这一点，事实上，他整个意识，全身的每个细胞都在注意看她的一举一动，他知道她今天的打扮和往常一样，一件衬衣，一条普通款式的裙子，直直的头发在脑后用个宽夹子别住，自自然然地伏在她身后，修长匀称的小腿上永远穿着玻璃丝袜，纤细的脚上穿着半高跟的皮鞋，手中提着个大型手袋，那里有本小说，等

她在车上看。袁浚借故探着车子的踪迹向她所在方向偏过头，顺便再扫了她一眼，她正低着头在看手表，他看到了她挺直灵巧的鼻梁及可爱的下颏，他突然脸红心跳起来。他想躲开，但是他一步也迈不动。

车子来了，很多人都涌上去，居然有很多人，他刚才除了她之外，连一个也没看见。他和她上了同一节车子，车内很挤，但她往往都有座位，她一坐下就拿出了小说，不到下车时她不大抬头。今天她坐得离他站的地方比较远，人隔着，他大着胆走近去望，他侧着她站着，于是他安心了，刚才等她时他的种种焦急得到了补偿，他心里甜甜的有点感动，有些想哭！

他第一次注意到她，也是这个上车的时刻，他正随着人潮向车上挤，突然一个客人上了车又挤了下来，撞倒了袁浚前面的人，一下子整个人倒在他怀里，他的脚尖被重重地踩了一下，他不由得皱皱眉，下意识地紧紧抓住前面那人的胳膊，前面的人也发觉她踩痛了人了，蓦然回仰过头来，向他用英文说：

“抱歉，我踩了你了！”

袁浚一看那张在他怀中抬起的脸，那清澈的双眼黑亮的眼珠，那淡红色的嘴唇映闪着洁白的贝齿，他顿时遗忘了自己，他呆愣得说不出一句话来，只一任他那管束不住的心猛烈地狂跳着。

她拉着门边的扶手上车，而他仍忘其所以地紧紧握住她的手臂，她那没增加一点化妆的白净的脸上隐透了红意，她黑亮硕大的眼珠耀出了光彩，当她注意到他扶着她的手时，那明显的结婚戒指刺激了她的视线，她快速地看了他一眼，她脸色苍白了，她眼神黯淡了，袁浚也惊觉地放开了手，霎时间，他

真恨不能跳下车去，让自己永远消失了吧！如果他当真想消失并不是办不到，他只要换个停车场，在稍远一点的地方上车，要再碰到她就很难了。相反的从那一天起他已失去了他的魂魄，他完全不能主宰他自己了！她多么像他的初恋女朋友啊！所不同的是：她更美好，更清秀，更端庄，更高贵，更耀眼！

她每天在他前一站下车，有时车厢内很挤，而他又总蓄意地站在她附近，常常会逼着她和他擦身而过，他就不由得感到一阵酥麻颤过他的全身，等车门一关上，他往往会忘情地挤到车窗边，找寻着那混杂在人群中的俏丽身影。这算怎么回事呢？一个像他这样的男人。

不论车声隆隆得有多嘈杂，他总能听到她翻书页的声音，现在她合上书，放进了大手袋，转动着她那黑溜溜的眼睛，在注意站牌预备下车了。他看了看他站的位置，他确信她不会经过他身旁，他懊恼着，懊恼得要死！他突然有个冲动，他想和她一起下车，跟踪她一下，同车来往这么久了，他不知她住在哪里，在哪里上班，但是……车停了，她站起身来，随着车门的一开一关，她又悄然消失去了！他抢着在她空出来的位子上坐下，刚才为什么没跟踪她呢？再见她已是明天早上了，奇怪，他从没在回去的路上碰到过她！在这么大的纽约，要蓄意碰上一个人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对她这样色授魂与，然而他对她可算是一点也不了解！他所知道的只是她飘然高贵的气质，出奇的美好，清柔的声音，此外，他连她是哪国人都不知道，她应该是我们中国江浙的姑娘，但是……他对她真太不了解了！对个不了解的人竟这样深深地钟情起来，其感情的炽热冲激还是他从来都没体味过的，他怎可能爱慕一个人像得了痴病似的爱慕渴望着呢？

现在轮到他下车了！这才是他一天的开始，带着满脑子对她的记忆，他沉默地坐着。一出地下道置身在玻璃摩天大楼的公园大道，他不能不满意他的工作环境，走了两条街，到了他自己办公所在的大楼，大厅里挤满了等电梯的人，十部电梯在上下班的尖峰时间好像还不够用，自从把她装进脑海之后，他对这种情形已不再着急：拼命挤着那打卡的一分钟。他近来常常怀疑活着有什么意义，这样辛辛苦苦地上班赚钱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能把他所有的一切的一切换回和她一天的相处相知相亲相爱那就够了。

他顺利地进入了电梯，顺利地打了卡，转过一个由漂亮小姐守着的询问台，到了一个几十个人的大办公厅，他所属的会计部紧靠窗边，他自己是会计部之下一个收帐部的小主管。他，哥伦比亚的会计硕士，在这里四五年了，仍然只是个小主管。他打了无数个招呼才在他位置上坐下，把工作分配给他手下的三个女孩，一个黑女孩，两个白种人。这三个女孩对她们的潇洒的东方主管曾下过功夫，但是他总是那么不理不睬，弄得她们都没趣了，好像连工作也不能好好做了，他一开始核对她们的工作，常常气得要死，他几乎有点厌烦他的工作了。他胡乱地翻着手边的文件，脑海中温习着她的一举一动，他培养了半天情绪，才开始他的核对工作，他才看了一个女孩子的工作，就气得站了起来，走到那女孩子的桌子旁，沉着脸说：

“莎莉！你过来！”

他在位子上坐下，莎莉已满不在乎地站在他办公桌旁，他看着她半天，直到她稍稍稳重下来，才开口说：

“你错得离了谱，你是存心不想要这份工作了。”

“是……我没有。”莎莉的表情不啻说：是又怎么样？

“我已警告过你好多次了。”袁浚说：“我现在告诉你的是，

这是最后一次!”

“我可以拿回去改一改吗?”

“不可以!”

莎莉一听回头就走,她不相信他会开除她,她们一向是骑在他头上弄惯了的。她们对他的脾气和行情了解得比他自己清楚。

袁浚沉着脸,皱着眉,把莎莉的工作整理了一下,有错误的和没有错的分为两份,他拿了这些文件去见会计部经理。经理室的门关着,他敲了敲门,应声走了进去。

会计部经理是位五十多岁的女人,从她高中毕业后一直在会计部门工作,她工作努力认真,高居经理职位已好多年了。她一见进来的是袁浚有点意外。

“袁先生!请坐。”

“我将请求你的帮助!”袁浚开门见山,他知道她很忙:“请替我把莎莉换掉。”他把莎莉所做的文件放在经理桌上。

会计部经理翻了翻莎莉的错误,摇了摇头:“我和人事室去说。”

“这些文件先放在这里。”袁浚指了指桌面:“我希望快点来个新人。”

“等等!”经理叫住正要离去的袁浚:“这些得快点发出去,我会对人事室说的。”

袁浚拿了文件回到自己办公桌,他不再分配工作给莎莉了,为了换人他和人事室已闹得很不愉快,他不知道别的女孩是否同样差,他几乎怀疑他们把他当成新职员训练班了,每当他用好一个人时他们就设法调走,来的新人简直令人无法忍受!当然从他这里被开除走的也不在少数,因此他这部门女孩子来来去去简直像走马灯。人事由人事室负责调